



那些年,我们听评书

□何新



听评书也叫听说书。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业余生活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当时我家住在万县市的较场坝,这里曾是旧社会典型的“三教九流”之地,有些遗风还保持到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

那时万县市的川剧团也在这里,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演戏的锣鼓声。小时候看戏是一种奢望,起码高兴得几晚睡不着觉。更喜欢戏园子里卖瓜子香烟的小贩,头顶一个簸箕,或者腰挎一个木箱子,盛放着一些小吃或者香烟,在戏园子的巷道里来回叫卖,挠得娃儿们心痒痒的,巴不得大人掏出几毛几分钱来,边看川戏边嗑瓜子,那味道真是不摆了!

时不时较场坝还有“唱猴戏”和表演“杂耍”的圈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小孩见缝就往里钻,大人在外面踮着脚尖,脖子伸得长长的。看“唱猴戏”和“杂耍”,要自愿捐款。“有钱的捧个钱场,无钱的捧个人场!”那猴子或者班主,双手摊着一面铜锣,绕着圈子,希望看客撒一点“银角子”。这个场面,在很多的“市井文化”中,找得到它的痕迹。

小时候生活窘迫,当娃儿的身无半文,哪里有钱看戏,但喜欢“看抹和”(不花钱的事)。等着“唱猴戏”和“杂

耍”的表演完毕,我们拔腿就跑,逃之夭夭是儿时惯用的手法。听评书的办法不完全相似,但有钱的人和无钱的人相比,也等级分明。那时较场坝有家茶馆,一楼一底、穿梁斗榫的木板房子,楼上自然是茶馆老板的住处,楼下一个大开间的门面,两排竹木相间的靠椅,一左一右地挨墙摆着,既光亮也整齐。椅子之间还有茶凳,便于摆放茶碗。那茶碗叫“盖碗茶”,虽是陈古八时的茶具,但喝茶时,端在手上送到嘴边的过程,慢条斯理,很有风度,今天看来还是一道风景。

听评书的人,有钱的早早地坐在茶馆里,逍遥自在地拿着一把绸子扇,跷着二郎腿摆闲白。舍不得钱的人就只能站在茶馆的门口了,听“抹和”评书。听评书,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说书人用口述的方式讲故事,这在中国已有历史。宋元时期产生的“话本”,就是一些说书艺人创作的一种民间文学体裁。那时经常听到的评书,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小说故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封神演义》。故事情节用神话传说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新旧势力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什么周文王、姜子牙、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之类的人物,在说书人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把他们天上人间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听评书有瘾,听了上集想听下集。一部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几十上百万字的篇幅,在说书人的嘴里“添油加醋”后,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说书人凭着三



春虫

□马卫

寸不烂之舌,往往讲到精彩之处时,将手中的惊堂木一拍,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人意犹未尽,只好明天请早。

听评书耽搁了我们的学业。当时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们几个孩子由外婆管控。天天放学后背着书包,躲在茶馆门前的人堆里“听说书”,越听瘾越大。外婆到处找人,我们回家后,还边吃饭边讲评书里的故事。外婆骂我们,整天不务正业,只知道“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外婆是旧社会来的人,不识字,也不懂历史。晚饭后,我们几兄妹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敷衍了一阵当天的作业,整个学期的考试成绩自然也不理想。

后来城里有了曲艺团,从前那些“勾栏瓦舍”的说书场所,渐被取而代之。如今已多年没有听到评书了,回想起当年的平民生活,还觉得好要、有趣。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春江水暖鸭先知。
春回大地虫先知。

最早感知春回大地的,是冬眠的虫,比如无人关注的蚂蚁。蚂蚁会在冬天来临之前,就把地洞挖得深深的,还储存了足够的食物,然后不动。立春,地气回暖,蚂蚁就迅速钻出洞穴,到地表寻找食物。蚂蚁需要春天,是因为春天才让它僵死的躯体复活。

比起蚂蚁来,蜜蜂幸运得多,因为人们非常在意蜜蜂过冬。人们担心蜜蜂会冻死——也确实每年都会冻死一些蜜蜂,就给蜂巢覆盖增温,有的用草,有的用棉。怕留的蜜汁不够蜜蜂越冬吃,用白糖喂它。因此,当蜜蜂感觉到春风微微,不用动员,就会涌出蜂巢,去采集花蕊。当然,这是家蜂的命运。而野蜂在冬天,被冻死或饿死,是常态。因此,野蜂比起家蜂,更在意春天,因为饥饿,春天一到,它就要冲出去觅食。

比起蜜蜂,蝴蝶的冬眠更加隐秘。蝴蝶的冬眠,一般选在树洞或崖缝等地方,并降低体温和代谢率,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春风一度,蝴蝶就迫不及待地苏醒,到花瓣上寻找食物,翩翩飞舞,让人们眼花缭乱。

蟾蜍,俗称癞蛤蟆,也是最早感知春天的虫子。因为它的形象丑陋,不被人们喜欢,但它是益虫,农人的朋友。癞蛤蟆冬天躲在腐烂的木头或地洞里。它排的卵在水里,初看像细草绳,然后变成蝌蚪时,那肯定是春天了。

独角仙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熟,但提起金龟子,大伙一定认得它。它的名字很美,其实是害虫,吃嫩芽、新叶、花蕾和根茎。在冬天时它待在腐叶土下面,几乎不动,春天一到,它就祸害庄稼和树。别看金龟子很小,但它能让一棵大树死亡。

我还比较熟悉笋子虫,在一穷二白的年代,我曾经捉过很多只笋子虫烧来吃。它有个威猛的学名——大竹象。冬天,笋子虫的老虫或幼虫藏在土中。但春天一到,它就爬在幼竹和笋子上,吃竹肉为生。

春天,百虫争鸣,集成成虫的合唱团,它们歌唱新生、歌唱未来。这些声音虽然细小,但却充满了节奏感,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梦想,以崭新的生命铸造生命的华章。

虫子的生命虽微不足道,但它们为春天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它们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有了虫、有了兽、有了鸟,世界才热闹,人间才不寂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八景园——绿水间的文化乐章

□陈维忠

在重庆荣昌北部新区的荣峰河畔,有一片静谧的园林,名叫八景园。“八景园”这个名称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当时荣昌的文人雅士,评出了荣昌最佳风光的八处景点,它们分别是“石航秋水”“宝岩飞瀑”“虹桥印月”“棠堰飘香”“古佛眠云”“桃峰积翠”“龙洞栖霞”“鹤屿仙棋”。如今,这些景点以艺术的形式在园内复制重现。园内的每一块碑石、每一个亭台、每一处墨迹,都显示出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它会让你在漫步休闲之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留恋,感受到千年荣昌的浓浓古韵。

濑溪河的支流荣峰河可以说是八景园的灵魂,它像一条温顺的长龙贯穿整个公园。河水清澈平静,蓝天白云倒映其中。河的两岸草木茂盛,绿柳成荫。成群的白鹭在景区翻飞翱翔,各种鸟雀在林间各自快乐欢唱,给公园带来了无限生机。

游八景园,要是错过了“石航秋水”,那绝对是游园的最大遗憾。此景点“航行”在荣峰河道中,原址“三奇寺”已沉睡于荣昌仁义镇三奇水库水底。据说这三奇寺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个叫健曾的日本和尚修建的一座名寺。寺在金龟山下,寺右青狮、白象两山锁水口,寺前遥有石山如航,故名“石航秋水”。清代乾隆县令朱玉有诗云:“古迹来何处?奇山尚记三。石航横远浦,圣水入江南。”今天的“石航秋水”,仍然能体现出荣昌人扬帆远航、奋力拼搏的形象。

欣赏完“石航秋水”,顺势抬头,仰望高处,一股飞瀑从天而降,大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势,这便是八景中最有灵动感的“宝岩飞瀑”。此景原址位于荣昌元镇附近的七宝岩(老荣昌熟知的红岩坪)。此岩临近濑溪河,依山建寺。这里的水曾沿山倾泻入溪,玉珠飞溅,烟雾腾空。清咸丰年间教谕谢金元《宝岩飞瀑》诗云:“七宝庄严辟洞天,牟尼诸佛锁苍烟。层云密覆峰争耸,飞瀑横空练倒悬。”这“宝岩飞瀑”与原景点酷似,深得其精髓,值得一游。

如果用雄壮奔放来形容“宝岩飞瀑”的风格的话,那沿荣峰河溯流而上的“虹桥印月”绝对是婉约柔美的典范。此景原址位于荣昌城西濑溪河的施济桥。因此桥为拱形石桥,水清月明,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虹桥印月”的画面。今天,你站在八景园的虹桥上,仰望可以观天上之月,邀月为伴;俯视可以赏水中之月,与月对话。到了夏天的十五之夜,你甚至还可以浪漫一回,入水戏月……

距“虹桥印月”景点50米左右的“棠堰飘香”,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此景所指的“棠堰”原址在今荣昌吴家镇海棠村,棠堰附近还有“香霏亭”。海棠本无香,而此处独异,香气四溢,香飘十里。《同治·荣昌县志》记载:“海棠无香,独产昌州者香,故号海棠香国……”春天,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你要是来到“棠堰飘香”的海棠树下,你绝对会沉醉在这温柔的香国棠堰里。

除上述景点外,佛气弥漫的“古佛眠云”、喜气盈盈的“桃峰积翠”、灵气缭绕的“龙洞栖霞”、仙气飘飘的“鹤屿仙棋”四处景点也各具特色,内蕴丰富,随时恭候你的光临。

在景区内沿荣峰河岸顺流而下,有四个亭阁点缀其中,它们分别是左岸的“香霏亭”和“望月亭”,右岸的“凉亭”和“听水亭”。它们的外形飞檐翘角、雕梁画柱,古典味十足。每个亭台两侧,均刻有一副对联。其中“香霏亭”的那副对联最具特色。其上联是“棠香辉古邑千秋焕彩”,下联是“惠雨沐新区八景生光”。这副对联画龙点睛,写出了千年荣昌香国棠城的悠久历史与活力。要是你有空来香霏亭下下棋、品品茶、看看书,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份远离尘世的宁静与飘逸,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几年前,我把家搬到了与八景园仅一步之遥的小区。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天晴下雨,八景园都是我每天必去的打卡地。清晨我在这里迎来第一缕阳光;傍晚,我在这里送走最后一抹晚霞。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道景、每一块石都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

八景园,我的朋友,我的恋人,我生命中的那块无瑕的翡翠!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